

拍照黑洞

□北京 傅妮

我们都挺期盼能收到一帆老师的喜糖的。

他是语言学院的辅导员，一位仿佛拥有神奇魔法附体的男人，绝活儿是“怎么吃都吃不胖”。个子高，又能多少年如一日的保持瘦削体型的他经常被学生们点评为“颇具网红潜质的老师”。不过，想要成为网红，仅是外表过关可不太够，要求还有很多呢。而那些，一帆老师统统满足不了。首先，他最大的缺点就在于——“拍照黑洞”。

“我天，这谁给你拍的？太……丑了吧。”每当学院举办活动，大家拿到返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一帆老师，看看他有没有被“拍丑”。说来也是很绝，他只要一出现在照片里，形象就不太令人满意：不是抓拍到他挤眉弄眼，就是笑得大假。其实，他长得还可以，高鼻梁，大眼睛，下颌线清晰明了，还没有双下巴。但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平时看上去挺清秀的，拍出来就一丁点儿都不上相。

之前，因为要准备入职照，许多老师都去摄影工作室，照一个

要么半身、要么全身的职业照。现在去摄影工作室拍照都特别省事儿，工作室会有专人帮忙挑选服装，搭配妆容，从化妆到拍照、修片，妥妥的一条龙服务。一帆老师对此也很是心动，不过，他去拍完照，工作室主动提出给他退钱。原因很搞笑，因为工作人员看了成片感觉不太好看，也说不出来哪里不对，反正就是不太对。

就是这样一位“拍照黑洞”，周末去拍婚纱照了。一帆老师说，他老婆挑来挑去，挑了一家好评如潮、并且看上去也超级靠谱的婚纱摄影工作室。

结果呢，过程很坎坷。摄影师是个时尚小哥哥，其实人家真实年龄和一帆老师也差不多，却全程都在喊他“大哥”。

“我觉得我看上去也不太……老吧。”他边说边陷入感慨。他属于结婚比较早的，工作落定不久就结婚了。

同事们就说，你可能是操心操的。毕竟，辅导员带一届学生就跟领着一群混世魔王似的，恨不得比亲妈还上心，不仅要有问必答，

还得有求必应。这人呐，一操心就比较容易显老，久而久之，也就不能松弛下来了。

一帆老师说，摄影师一直不停地对他喊——“大哥！大哥！哥！你是我亲哥！你笑一个！好嘛！”他笑得脸都僵了，那边快门一通咔咔，还是抓不住他明媚自然的笑颜。

“你是不是平时不怎么拍照啊。”我对他说，“其实你可以多看一些拍照攻略，比如自拍怎么拍好看，造型怎么凹显酷，多练习就好了。”

“我哪儿有那么多时间啊……”他一脸无奈，把大家都逗笑了。办公室的其他辅导员也附和，说，是啊，他平时都是表率，工作超级上心的，根本没时间刷手机玩。

不过，有一说一，高端婚纱摄影工作室的技术还是略高一筹，修来修去，还是把“拍照黑洞”的颜值拉回了正常值。

一帆老师说，他很喜欢那套照片。“这是我的高光时刻。”

能事业爱情双丰收，即使是“拍照黑洞”，在旁人看来，也浑身散发着闪亮光芒。

举手之劳

□南京 刘桂芹

周四下午我到南理工实验小学参加活动。从河西到城东，路途远，天又下雨。怕堵车为保险起见，我选择骑电瓶车到地铁口，然后乘地铁前往活动地点。

活动结束后工作室成员年度首次团建聚餐。夜里十一点多，我出了四号线地铁口。外面凄风冷雨，衣服、鞋子都湿了，心情有些沮丧。

埋头走到金润发门前准备骑电瓶车回家，发现我的电瓶车上盖了一件雨衣。洁白轻盈，像云像雾又像风。夜深雨大，行人特少，白色雨衣，让我浮想联翩心生怯意。壮着胆子上前细看。

雨衣是一次性的，像白纱。许是怕被风吹走，袖子被套进车把，打了两个漂亮的蝴蝶结。蝴蝶俏皮灵动，翩翩起舞。掀开雨衣，车把和坐垫都干干的，一点没湿。暖流顿时遍布全身。哪位天使用爱烘干了我这颗潮湿的心？

和家人分享神奇的经历，爱人说，应该不是专门准备雨衣特意去盖你车的，可能是那人自己盖过用过了觉得扔掉可惜，于是随手盖在旁边车上。我接过嘴，随手也是一种善啊！与其说我的车子被盖了一件雨衣，不如说被“穿”了一件雨衣更形象生动。

周六我到安徽讲学。爱人好酒，每到一个地方我喜欢给他买两瓶酒带上。这次也不例外，买了两瓶当地的种子酒放进行李箱。酒盒大，箱子小，箱子被撑得满满当当鼓鼓囊囊。

赶时间还要参加南京本地活动，所以我把行李箱拎到会场。计划一上完课就飞奔高铁站。考虑到形象，每次上课我喜欢另外换件薄点的衣裳。这次上课穿了一件小香风。下了课，我迅速换好衣服，把书本纸笔往行李箱里一塞，抓起小香风就跑。

上了高铁，想起往日的丢三落四，担心小香风不能安全到家，于是想把小香风塞到箱子里。可因为箱子装得太满，怎么也塞不进去。一番思考后，我把没用完的学习单和讲稿拿出来放在座位上。反正有电子稿，以后用到再打印便是。

出了南站，刚挤上地铁，一个陌生的常州来电。犹豫中接通，一个悦耳的男中音传来。喂，你好！刚才你是不是坐高铁到南京南下的？我说，您好！是的。声音里多了丝惊喜，你在车座位上遗留了很多资料。你不要急，我马上寄给你。我连忙说谢谢，不客气不用寄。男中音急了，一连声的强调，没关系，真没关系，我就是举手之劳。寄过去很方便，怕你要用到。

第二天上午，收到了一个快递。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。举手之劳，随手一善。世上还是好人多。

黄昏情思

□南京 董爽

最近学了舞蹈《栀子花》，白兰花，曲子是“醉里吴音相媚好”的上海歌谣，恰黄昏时的某种心境。歌词通俗直白，含烟火气与旧时光的味道，令人在怀旧中感到温馨平和。

歌中唱道：“微风吹过来，晚饭吃起来，香是香糯是糯，啥人还没有来……”这是初夏黄昏时的风景。窄窄的小院，围栏上攀爬着绿色植物，木绣球、月季铺满了窗下。白色的栀子花、白兰花，竞相在一个角落静静地散发着香气，女主人在旧屋的檐下，坐在老式木桌前，吃着精心烹制的晚饭，边吃边期盼心心念念的那个人。并没有说得很具像，适当的留白，令听众各种联想和揣测。也许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朵栀子花，每个人都是别人的一朵白兰花。

特别喜欢黄昏里旧时光的味道，夕阳西下，目光越过矮墙，看

门前的风景柔柔的暗下去，夕阳的光晕泛着暖暖的色调，所有的绿都在安抚人的眼睛，让白天的浮躁渐渐平复，心亦随之安静下来，周遭一派祥和，捧本旧书浏览，似与旧人重逢。浅浅的相知，淡淡的感动。舒展双腿，伸个懒腰，放松的同时，仿佛心灵找到了归处。

这样的黄昏，也勾人回忆。回忆故乡，温馨的过往，成长的记忆。炊烟袅袅处，鸟儿归林，羊儿归圈，小黑狗跳跃着，在主人的膝下撒着欢。我在篱笆上摘一朵蔷薇花，别在姥姥的衣襟上，每每这时候，姥姥就会现出小女孩一样单纯的笑容，连皱纹都显得好看。我挨着姥姥，同一大家人围坐着，吃着刚出锅的姥姥包的粽子，妈妈做的菠菜粉丝汤，油煎带鱼，对了，还有妈妈腌的咸鸡蛋。而最喜欢吃带鱼的父亲，却把带鱼分给

我们，他只吃带鱼尾巴，还给我们讲他的奶奶吃鱼干的故事。

晚饭后，爸爸吹着口琴，排着新曲，哥哥姐姐们看书，我帮姥姥缠线，妈妈洗衣服，大家各自忙碌。生活虽然清苦，一家人却其乐融融。我很庆幸，我的原生家庭，给与我的每一个黄昏，温馨了我最幸福的年少时光。

如今，越发喜欢黄昏带来的感受，岁月磨砺后的质朴、归属、自由、从容。可以去夜市上走走，闲适地散步，看到小商品有一搭没一搭地还价；也可以去湖畔走走，穿行在绿色的杉树林间，萤火虫即将点亮童话般浪漫的夜晚；也可以在家发呆，出神，穿舒服的棉布碎花袍子，捏把大蒲扇在家里歪着，只要空气中花香，耳畔里有乐声，怀里有猫儿，就好。

喜欢黄昏，还因为黄昏之后就是黎明。黄昏是新希望的开始。

近安学古诗

□南京 柯向阳

4岁9个月的近安学新诗，翻到了《望天门山》一页。妈妈告诉他，“望”就是“看”的意思。近安说：望庐山瀑布、望天门山，李白就喜欢看、看、看。

小孩子读诗的视角常常不同。读到“两岸青山相对出”，近安说，还有一个“两岸”，先说了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。发觉不对，是《早发白帝城》里的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；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

在学《赠花卿》的时候，近安说，古诗中有三个“纷纷”：《赠花卿》锦城司管“日纷纷”，《别董大》北风吹雁“雪纷纷”，《清明》清明时节“雨纷纷”。

近安总结出古诗里的两个“玉门关”，王之涣《凉州词》的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和王昌龄《从军》的“孤城遥望玉门关”；两首“凉州词”：王瀚的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，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？”和王之涣的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。

近安知道夜光杯是夜晚自己会发光的杯子，知道打仗能有几人能活着回来呢？知道“锦城”和“锦官城”都是成都。知道金陵是南京，黄鹤楼在武汉。他说以后想去黄鹤楼看一看。他告诉妈妈，阿公说过，李白去过好多地方，去过南京、安徽、成都，这些地方近安也都常来常往。李白还去过俄罗斯。妈妈带着近安查了李白足迹地图，告诉他古人“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”的道理。

麦面烧饼

□启东 沈晖

麦面烧饼，因伴我走过难忘的童年而使我永难忘。

童年时代，我们当地种植的夏粮主要有蚕豆与麦。麦有大麦、小麦、元麦。其中元麦产量高、因此种植面积占夏粮面积的80%以上。入夏以后，农村里一日三餐以麦为主，不是麦粥，就是麦饭。麦饭属于粗粮，煮出的饭粒味同嚼蜡。吃到麦饭，我常常捧着饭碗掉眼泪。由于吃不好，所以夏天我会消瘦。

真是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。为了让我吃好，母亲常常在早晨3点钟就悄悄起床。她点灯后来到厨房间，拿来竹匾、细筛，然后将昨天粉碎后的麦粞从布袋中倒入几碗细筛，她在手中边转动边拍打着，慢慢将麦粞中的麦面筛出。约过一个小时，布袋中的麦粞好了，分别将麦粞、麦面装入两只塑料袋存放。

妈妈先舀几碗麦面倒入脸盆，加温水搅拌，然后用手不停地捏，直至捏来不沾手、不沾盆后，将麦面捏成一个个圆形小饼放在锅台上凉着。接着，妈妈转到灶台烧水。等镬子里水烧开，将麦面烧饼

一只只倒入水中。加盖烧沸后，掀开锅盖，再用铲子沿着镬边轻轻转动，以防烧饼沾锅。一般水烧开铲，铲了再烧，经过几个回合。烧饼也煮熟了，可以起镬了。妈妈拿来竹筛，先用湿布擦净，摊上湿毛巾。再将捞出的烧饼分开凉在上面。当我起床洗漱完毕，母亲已将一碗烧饼放在我的面前，为了让我多吃些，妈妈有时加上红糖，我吃起来真是有滋有味。

那时农村没有大米，麦面烧饼虽然比不上小麦磨的面粉好吃，但要比麦饭好吃多了。上中学了，离家要走有好几里路。夏天雷阵雨天气较多。每当早晨外面下着瓢泼大雨，母亲就将几只麦面烧饼用纸包好塞进我的书包。“外面雨大，中午就不要回家吃了。”记得16岁那年夏天，我准备到上海姨妈家。那天船票是早晨5点30分的东方红客轮。妈妈早上3点钟就起床，给我做了一大包麦面烧饼，并煮上5只鸡蛋，一起放进我的挎包。

在那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，是麦面烧饼伴我走过了难忘的童年。

青石街
1022号
NEW SUPPLEMENT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